

钱眼识人

谁是“好东西”

情人看剑

影后的人生花边

作为一个男性,我还蛮喜欢已经开始大范围点映的华语新片《好东西》,是因为感受到智识和价值观上的冲击,我觉得导演邵艺辉好犀利,联合演员在创作上的自由状态让人“嫉妒”。

电影从片名“好东西”开始就透着聪明劲儿,“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”这是最滥俗的口头语,但片中的女性几乎从头到尾,从大的到小的,从主角到配角都在反思自己,我够不够好,我配不配得到,所以她们其实又在“自我意识”反驳自己是“好的”。那谁是“好东西”呢,电影其实给了两个吐槽方向,第一是当你主动或者被动成为“工具人”时,无论男女,因为满足了对方的需求所以是“好”的;第二个就是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物质,就是直播带货的货品,记者出身的女主角重新入职的新媒体公司,公众号写得那么带劲,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“上个链接”。

这是目前华语电影圈唯一一部“妈味大

片”,片中的角色提到妈妈的频率惊人,从活着的到死去的,从有血缘关系的到没有的,从本意的到引申义的,女主角宋佳是给各种人当妈,给小孩当亲妈,远方与诗意都蕴藏着周而复始、鸡飞狗跳的生活杂碎里,是融合关系,那些像大自然声响的厨房轰鸣又预言了妈妈的优秀,有知识有见识;她给恋爱脑的闺蜜当妈,这种妈纯为你好,看你为男人不争气就怒其不争,也捎带手给女同事当妈,少吃点,注意下身材管理;她也给男人当妈,曾经照顾摆烂的前夫,赚钱养家;也给年轻人机会,告诉鼓手男友一个关于亲密互动的犀利真相:女人只会因为没礼貌而没兴致。但是就这样一个全能的妈,还觉得自己不是个“好东西”。所以,致命的其实是“母职焦虑”。

电影中对近年来的社会话题也进行了一轮扫射,说明导演很在地,不悬浮,从“例假耻感”到“鸡娃背后的鄙视链”等等,其中有两个跟主情节关联不大的细节,让我肃然起敬。有

个男孩要欺负小孩,无意中发现对方也是山西太原人,就马上亲热起来,你在互联网世界,就因为我们观点一致比亲爹妈还亲,反之就是“深仇大恨”。

片中小孩其实是完成妈妈的期待,做了一个摆脱内卷,很酷的乐队鼓手,但其实选择比较狭窄的赛道,同样隐藏着妈妈鸡娃的野心与焦虑。但小孩的成长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。她说她觉得做观众挺好的,欣赏也很快。我甚至觉得“做好一个观众”是当前社会最需要的平和心态,别动辄讨伐、纠错而底气冲天。

谁是值得被爱被尊重的“好东西”?与性别无关,与身份、职业无关,与当下自己的心态有关,无论是舞台上的焦点还是台下无人问津的观众,以边界为通用语言,放过别人更爱自己,就是“好东西”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秋声

无语的解说

张艺谋最近受访谈到电影解说视频泛滥,感慨这类短视频让他无语又难过,很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。不久后,成龙又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呼吁观众回归电影院,强调在家观影是“没有真真正正看完电影”。

他们说得还算客气,相关讨论已然沸反盈天。支持者反复强调,电影院才能带来无可比拟的艺术享受;反对者则干脆挑明,选择解说切片或是在家漫不经心地看,都不过是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:我可以为喜欢的作品一刷二刷三刷,但烂片只配成为闲来无事的背景音乐,与“小帅”“小美”的粗暴剪辑刚好适配。

看来极其正确的呼吁,为何会引出激烈的辩驳?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,我们已经走过了业界权威振臂高呼就能引领大众观点的时代。过去这些年,被高票价和烂片不断背刺的观众,早就有了逆反的心理。观众

甚至清楚地知道,有相当一部分创作者习惯于借艺术之名、慷观众之慨。所谓对作品的使命感,往往不是在拍摄和创作期熊熊燃烧,而是在票房失利、直面差评之后,成为创作者愤怒发泄、质问观众的道具。

再退一步说,今天的观众之所以不断被短视频平台“投喂”解说与切片视频,不仅是因为平台算法与流量的倾斜,也与影视行业自身的推波助澜有关。这些年,几乎所有的新电影都选择在宣发期源源不断地发布时长不到30秒的切片视频。内容呢,要么是一遍又一遍地展现导演如何被演员们的演技震撼;要么就是将影片的高光片段搭配不同的文字,生成形形色色的解读。明明是同一场重头戏份,观众却能看到片方不顾上下文地拼搭出的各种解读,从校园爱情到职场法则,什么话题流量高,就往什么方向走。这些博人眼球的切片视频,与电影结束院线放映后涌现的3分

钟的解说,究竟哪个更叫人无语,还真不好说。

当然,这不是在为解说与切片式的短视频叫好。它们的生成逻辑,大多是省略铺垫、拒绝复杂,按照剪辑者的偏好,在原有的痛点和爽点之上,有选择地进一步放大刺激。在纯为消遣的观看模式下,观众很容易就会放下思考的自觉,对解说的内容来者不拒。以近期某档热门离婚综艺为例,同一个事件、同一句表达,经由二创解说的呈现后,常常会爆发出比正片更为生猛的情绪。若不加分辨地人云亦云,很可能在不自觉中推动了恶意的聚集。

进不进影院,看不看解说,是观众的自由;但何妨给自己的观看、感受与思考多留一点时间,才不至于丢失了自己的声音。

李原秋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曾经清晰的脸,如何变得模糊

《再见爱人》第四季播出之后,越来越火,也越来越有争议。我看了一下那些讨论,和一些很短的切片,都窒息到不行,但又好奇了,索性完整看了一遍,看完之后,不得不说,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,是因为它碰巧遇到了这么一些嘉宾,发生了完全没有预想的化学反应。

节目共有三对嘉宾,麦琳和李行亮、黄圣依和杨子、葛夕和刘爽,三对各有各的问题,但表现最惨烈的,引起最多争议的,当属麦琳和李行亮。而他们引发的争议,和麦琳的素人身份是分不开的。黄圣依和杨子是娱乐圈熟面孔,从电影电视到综艺节目,纵横娱乐圈二十载;葛夕和刘爽这一对,葛夕不能算完全的娱乐人士,但刘爽以“留几手”之名,在社交媒体初创时期就已经成名,现在在将近1300万粉丝;李行亮是成名多年的歌手,有大量舞台经验。唯独麦琳,是彻底的素人,对镜头、传播、自我呈现,都没有太多经验。

所以,麦琳和李行亮,除了确实存在的,“人”“丈夫”“妻子”“婚姻中的人”会有问题之外,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看过往期节目,也看过类似的综艺节目,知道节目需要什么,试图完成“婚姻矛盾综艺中的名人夫妻”这种角色,让甲方满意。但这种角色可不是想演就能演的,那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,模仿。模仿别人那样抛出矛盾,模仿别人那样引起讨论,模仿别人那样自我呈现。所以,在影像、媒介放大、编辑他们的问题之前,他们已经揣测过播出后的效果,自行做过一次放

大。特别是麦琳,需要更多的扮演,更多的揣测和模仿。

问题就出在这里,出在一个素人的努力上。打个比方,我们看剧的时候,常常觉得演员的表演都不行,很平常,觉得自己也能上,觉得张颂文在狂飙里演社会大哥,不就是端着一点吗,但等到自己也端起来了,立刻就成了笑话。所以,当麦琳开始呈现她对感情的理解,开始讲述她的纠结,甚至开始担任导游,要安排一行人的生活的时候,就难免荒唐走板,而节目编导很快就会捕捉到这一点,通过各种方式来凝结、放大她的问题,重复她的话,加上配乐,加上花字,并且放大周围人的反应。她很快就成了整个团体里最不协调的一个人,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和大量的网暴,热度和烈度,甚至超过黄圣依和杨子。

因为人们会觉得,黄圣依和杨子,是有预谋的表演,他们所谓的感情问题,都是预先构思好的,就是为了吸引流量,表演结束,他们很快会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。而麦琳的失败表演,让人们觉得,她呈现的就是她的真实,而她的真实,就是这么强势又纠结,自恋又朦胧。“不如找个班上”,成了统一的呼声。社交媒体上,甚至出现了“麦学”,琢磨她的一举一动。

所以我有时候很矛盾地觉得,心理/情感上的一些问题,必须要给它命名,比如抑郁症、焦虑症、自恋、社恐,但又觉得,还是不要命名的好,一旦命名了,知道了它的基本要素,就会自主不自主地模仿那些要素,可能起

初是一个不那么完全的抑郁,模仿着模仿着就全乎了。因为我们很可能是拙劣的演员,能入戏却出不了戏。就像麦琳,看到了综艺节目中嘉宾的呈现,去模仿那些要素,却全然没想到,别人的表演是经过千锤百炼和深思熟虑的,她的表现是涣散和没有体系的,最终会导向一个她也想象不到的结果。

这个表现能力,和她的不够社会化是分不开的,而她的不够社会化,恰恰是婚姻带来的。成为全职主妇,在家里操持家务,缺乏和人的接触,以及世事的磨练,都会让人面目模糊,性格退化。所以,有人挖出了她以前的工作经历——某大厂的工作人员,曾经亮丽而干练,并且用她以前工作中的状态,和她现在的状态进行比较,最终不免一声叹息。长期居家生活,对人的损毁,是发生在不知不觉间的,当人们意识到这点的时候,结果其实已经发生了。

世界的残酷就在这里,他们会给你一个看似友善的选择,这个选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,看起来也是那么的稳妥和舒适,但当时间拉长,这个选择却会导向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,而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。

《再见爱人》其实是一个和时间有关的节目,它呈现的,恰恰就是这个不可逆的结果。它捕捉到了这个结果,放大了这个结果,给我们以警醒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长风新

媒体人